

## 千岛湖碎影

叶艳莉/文

见到如此辽阔而又纤尘不染的水域，简直是个奇迹。573平方公里的面积，31米的平均水深，一汪明澈深沉的浓碧，星罗棋布的千岛，让人为之一醉。

千岛湖位于浙江淳安。如今的千岛，原来是叠翠的群山。兴建新安江水库时，大水淹没了山峦，只露出山顶山尖，变成千姿百态的近千座岛屿。千岛湖的岛屿是数不清的，水位低的时候岛屿多，水位高的时候岛屿少。湖上还有不少两两相邻的岛屿，如双龙对舞，水位一升，就变成一条卧吸湖水的游龙了。

千岛湖的水好美啊！湛蓝的天空、千岛的黛影映入深邃的湖体，调出一坛又醇又酽的竹叶青酒。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，都是浑然一体的深绿。是翡翠吗？或者是祖母绿宝石？不，翡翠和祖母绿都是凝固的，没有湖水流动的活泼。哦，它该是一条巨大无比随风飘扬的绿罗裙吧！湖水粼粼，背阳的一面，形成一道道深暗的水痕，那该是罗裙的褶子了；阳光在水面洒下万斛明珠，那该是罗裙的缀饰了。

远远望去，岛屿与岛屿间的距离消泯，相叠相接连绵成起伏的群山，犹如卧着条巨龙。把目光收近些，近千座岛屿又似近千个螺髻，有高耸的，有下垂的，有侧偏的。最高明的美发师也没法做出这么丰富多彩的发型。千岛湖的岛屿或大或小，小的只长一棵松树，那松树的生命力是极坚韧的，水位上升的时候，它被淹没在水下，长达数月还能生存。

湖的彼岸是山，山的周围是湖。湖中有山，山中有湖，湖与山各自独立，又互为怀抱，营造出一种令人羡慕的和谐境界。湖是温柔沉静的，山也是温柔沉静的，不张扬，不逼人，不眩目，却是含蓄而朴素、坦荡而厚实的。千岛湖富有母性气质，在它的怀抱中，烦扰被风拂去，被水涤去，只觉安慰与平和。

千岛湖自然生态绝佳，是植物与动物的乐园。橘子成熟的时候，满山金黄。柿子上市了，像是一只只小小的红灯笼。剥开野生猕猴桃的皮，绿莹莹的果肉又香又甜。商店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笋干、蕨菜干、山核桃、板栗、葛粉……岛上喂养着各种动物，许多岛就以动物为名：鹿岛上漫步着温驯可爱的梅花鹿；孔雀岛上栖息着七彩斑斓的孔雀；鸵鸟岛上细长脖子高可及人的鸵鸟，时不时地探出头去啄食游人手中的草。

短短4个小时的游程，来去匆匆，无法一一领略千岛湖的风情。在回程的车上，恰遇一位健谈的千岛湖小伙子。他告诉我们，游览千岛湖最好的方式是向附近的农家租一条小船，自由自在，随兴之所至。条件允许的话，在农家住上几晚，体验朴实的生活，欣赏千岛湖朝暮阴晴的变化，自然更好。他又说，游人往往是白天来游湖，本地人却喜欢入夜时出来，那时的景致是最美的。是啊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是这里的主人，拥有它的整片天空。游人终是过客，只能采得它的一片云彩。但这片云彩的美丽，已永留心中了。

## 游学南国 诗意满囊 (三)

胡不归/文

济济一堂的梦想客机里充满脉脉温情：邻座商讨操作面板时的友情互助，空姐捡起洒落瓜子时的笑容可掬。这些画面伴我们在高空度过了俯仰颠簸的11个小时。从白天到白天，双脚轻轻一落地，已由盛夏跳到隆冬。通过空间改变时间，时光的轴弯成弓形，时针悄然指向午间，此行偷走了我们4个小时的人生，多么奇妙的现实世界！

一下飞机我就成了哑巴。

瞪着一双东土大唐的眼睛水土不服，不敢与人对视，怕对方说出“咿呀、咿呀”流畅的外语，反衬出我尴尬的窘态。张爱玲说平生有三恨，此时的我只恨英文。

我只好把目光移开，路旁的房屋树木宽容、大度、善良，很快接纳了我，任我肆意探寻。一幢幢房屋形状颜色各异，依山傍水而建，基本都是两层，不拥不挤、优雅别致，是艺术家精心摆放的盆景。一律是前后花园，一概是草树茵茵，杂染着台阶和花盆，从墙角屋后时不时地探出鲜红的脑袋，用怒放的花瓣将远方的来客打量。我们仿佛进入了空阔、辽远、神秘的塞北草原，蓝天高远，疾风劲吹，只有偶尔停放在门前的汽车暴露了这是居民区的秘密。

汽车在坦荡、干净的路上前行，最后停在一扇不起眼的大门前。如此冷清的地方是何处？我们先是疑惑，随后马上醒悟，这是此行的结对学校——碉堡中学。没有高楼，没有标语，门外矮墙上是字体不大的校名，门内只停放着几辆普通轿车，没有一个学生。一位接待我们的中年女老师穿着羽绒服在风中伫立，头发凌乱，鼻子通红。简短的交接仪式之后是参观校园，所见都是平房，全为木板结构。教室以数字为编号标注门上，错落有致，淡雅朴素，与附近的民房并无二致。

行走之中，一片广阔的绿草地扑入眼帘挤满整个视野，似一张地毯徐徐展开，似一幅山水画点染心间。几乎占据了校园面积的一半，它的外围居然没有跑道，是没有规则的一片，绝不标准。场地中间摆着的一对球门两两相望，在期待绿茵鏖战烽烟再起。

那飞翔的白点是什么？海鸥？不可能吧？我蜂拥上去，它们神态自若、悠闲一如既往，在草地上觅食、闲步、展翅，以宣誓主权的方式忽视我们。多少年人与动物互信的承诺已深深潜入彼此基因，相安于流年，相忘于江湖！

待浏览校内图书馆之后，我们可爱的孩子就一一安置进了本地学生的家中，成为家庭的新成员。望着同学们被肤色不同、语言不同、饮食不同的奥克兰孩子结对接走，我们心中隐隐不舍，用手机将他们的笑脸一一凝固，藏进心间隐秘的角落，留待岁月酝酿成酒。

万里奔波，一时暂别，这是历练的开始，这是梦开花的季节。

南半球的风时而调来几滴冷雨，又忽地放晴了。

(未完待续)

## 神树古樟

黄定来

阅历无数



## 稻谷飘香话丰年

依兰/文

走过了新建的乐清湾大桥，看过了奇特的大罗山石头，吃过了美味的灵门海鲜，我们一行十二人，三辆车，慢悠悠地往茗岙山里驶来。

听说那是仅次于云和的最美梯田，听说山里人家淳朴好客，最关键的是游人少，风景美，这是国庆出游最大的亮点。

山路十八弯，弯弯有稻田，金灿灿的，在阳光下欢舞着，热烈而明媚，身未至茗岙，心已向往之。

车行两三个小时，终至山顶。山上居然有很多人家，民宿、超市比比皆是，干净整洁，俨然已是小镇模样！许是夕阳在山，游人真的很少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把车停在路边，开启了茗岙之旅。幸好，夕阳未落，幸好，日光仍在。

我们立于茗岙山头，看层林尽染。秋天的茗岙绝对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，是我从未见过的壮观、奇特，层层叠叠的黄绿铺展开来，一直铺到山的那边、天的尽头。四面群山环绕，茗岙梯田就成了一个大摇篮！漫山遍野的稻浪翻滚着，深深浅浅的黄镶嵌在深深浅浅的绿色中，如一床黄绿相间的被子，阳光正好，秋风不燥，摇篮里的梦温暖而美好。

对面的儿子说：不对，不对，我觉得是一架架的天梯，一直从山脚盘旋而上，还铺着地毯呢！

我移步过去，从他的角度看下去，真的是一架天梯！拐过一个弯，它又成了黄绿相

间的大海螺，听，夕阳的晚风里正吹奏着悠扬的《秋天的旋律》。

沿小路往山下走，扑面而来的是稻谷的香味，炫耀着丰收的喜悦。千姿百态的稻谷，一串挨着一串，一串挤着一串，有的低头沉思，有的托腮凝眸，有的笑弯了腰，直不起身，有的躲在青黄的叶子里，探出脑袋，无限娇羞，一阵秋风吹过，稻谷沙沙作响，丰收的交响乐此起彼伏。

远处，金黄的稻田里，已有农民戴着斗笠，弯着腰，在忙着收割，粒粒如珠白似霜的大米，正由他们的手，渐渐变幻出我们熟悉的模样。年年岁岁，春种粟，秋收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守着这一方青山绿水，耕耘着自己的美丽家园。我仿佛看到了他们起早摸黑，挥动着锄头镰刀，伐去一丛丛灌木、一堆堆荆棘，再挖去一块块乱石，拣尽一片片杂砾，在坑坑洼洼的坡地上，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。千百年的风雨沧桑中，他们用勤劳的双手，让我们邂逅了这一山的明媚与温暖，让农村的孩子又一次在稻谷飘香里话丰年，真好！

远山，近树，人家，炊烟，稻田，夕阳，我已不忍归！我把自己放在了镜框里，流连在这方天地里！与天与山与云与稻田，定格在不大的方寸之间，我忘却了一切的世俗纷扰，忘却了城市的梦温暖而美好。

的喧嚣浮躁，忘却了我只是一个过客。太阳终究在山头跳了一下，倏忽之间，就消失在天的那边。可天还亮，落日余晖下，一缕光刚好照在了山腰的几户人家上，炊烟几缕，一恍惚，我似乎又回到了烟火人间！

不由得想起了故乡的稻田，那里住着我的童年，住着一群快乐的小伙伴，住着爸爸妈妈忙碌的插秧、割稻、打稻的身影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蛙声、虫鸣，还有飞舞的蜻蜓已渐渐远去，送接力方言：指点心，拾稻穗，在稻草堆里打着滚也已成了遥远的回忆。可是，我怎么觉得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呢？家乡的那一片稻田啊，现在变成了一排排的厂房、一条条的马路，我的故乡早已没了稻田！没有了稻田，所以，我再也闻不到稻花香、稻谷味，我的儿子，只是在唐诗宋词里听取蛙声一片！

眼前的稻田和故乡的稻田渐渐融为一体，永远永远地缤纷着我的岁岁年年。

当天边已不再明亮，晚风也有点凉意，我们只好意犹未尽地沿着小路往上走，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回去的路。出茗岙，离永嘉，眼前还飘过稻谷的芳香，和那一山金灿灿的黄！

## 木棉花开 (三十九)

不惑/文

这些书，你看过多少？木棉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一些。

文学类的，基本都看过。历史类的，还有一部分没看完。其他，翻了一些，但不多。林洋正经地回答道，也不嬉皮笑脸了。

木棉看到书架上码着一本《简·爱》，便说：你已经有了这本书，看来我买多余了。

林洋眼睛一亮，忙不迭地说：哪里就多余了？我可喜欢《简·爱》了，这本是我向别人家借的！

木棉笑了，明知道他可能是在撒谎，也懒得揭穿，便把手里的书递给他。林洋翻到扉页，说：你写个生日祝福吧！

写了就糟蹋了，下回你想转送给别人都不能了。木棉说。

你送我的，我得好好保管，哪舍得送人啊！林洋拿了一支钢笔，递给木棉，写吧写吧！

木棉不假思索地写道致林洋：生日快乐！木棉1992年7月。

林洋显然有点失望，但他旋即拿过去，呼气

把墨迹吹干，乐颠颠地捧着。

木棉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百年孤独》开始看。林洋替她把电风扇打开，再拿了盘西瓜进来，便坐下陪她看书。

前面房间打麻将的欢呼或输了的哀嚎不时传来，另一侧房间看洪金宝演的录像片也不时引发另一批同学的哈哈大笑，打牌的房间，也间或传出哄笑或惨叫，木棉还是继续看她的书。看到五六十页的时候，木棉对林洋说：你是主人，应该去照顾一下大家，不要光坐在这里。

你也是客人啊！林洋答道，再说，他们都三三两两一起玩了，我去了还碍事儿呢！

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哦！木棉想了想，鼓足勇气问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孤僻？或者不合群？

林洋合上书，看着木棉略带忧郁的眼神，觉得不能敷衍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便说：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别人一般情况下走不进去！

木棉看着林洋，期待他把话说下去。

你性情温和，容易与人相处。但是靠近到一定的距离，你周身就散发出一种寒气，仿佛永远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比如我想靠近，你就会急着跟我划清界限。

林洋叹了口气，说：你骨子里有一股傲气，这让你不愿和世俗为伍。但你渴望融入人群，可内心又缺乏一种安全感，迫使你

把自己包裹起来。

木棉听得目瞪口呆，一时无语，等到恍过神来，便问：这些，是谁的话？

林洋也不直接回答她，反问道：我说得不对吗？他并不想告诉木棉，把他生日和平时情况都讲给父亲的一个朋友听，让他帮忙分析一下她，而那个人，是一个心理导师。

木棉默默点了点头，问：你读过《心理学》？

林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露出一口可以做牙膏广告的洁白牙齿。

你不分析一下自己吗？木棉问。

那得你来讲！林洋说。

木棉摇了摇头，一脸苦笑：我不了解你！

正当这时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天而降，哇哦！你们这是躲在这里谈情说爱吗？正是章大树！他继续油腔滑调地说：没打扰你们吧？

打扰了，已经严重打扰了！赶紧告退吧你！林洋没好脸色给他。真是不折不扣的损友啊，来得一点也不知趣。

我说木棉，像林洋这样既有财又有才还有情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你赶紧从了吧！别到时候让人家先下手了！章大树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嬉皮样子，加上他说话的腔调，惹得木棉都特想揍他。

(未完待续)